

HERE
TO STAY

♀

是谁家

STAY
FOR LOVE

新燕

帘重

著

▲上册▼



江子燕在心中把「何智尧」三个字珍重地默念了无数遍，
这是她全无印象的亲儿子的名字。
指尖轻轻拂过字迹，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非永恒

[上册]

HERE
TO STAY
新 是谁家
STAY
FOR LOVE
燕

帘重——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是谁家新燕 / 帘重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8. 6

ISBN 978-7-5552-6661-7

I. ①是… II. ①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2589号

书 名 是谁家新燕

著 者 帘 重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李玮然

特约编辑 崔 悦 吴梦婷

装帧设计 李红艳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5

字 数 281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661-7

定 价 56.8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文学

目
录
〔上册〕

Chapter 01	沦落不过君	1
Chapter 02	人各有所私	41
Chapter 03	山木无人用	73
Chapter 04	风情与心力	108
Chapter 05	眼暗看花人	144
Chapter 06	恬然不动处	192

目 录 〔下册〕

Chapter 07	人间肠断曲	237
Chapter 08	知君能断事	271
Chapter 09	浮萍一道开	301
Chapter 10	眼看狂不足	338
Chapter 11	不是周从事	373
Chapter 12	欢情与离恨	421
番外 一	请勿多言	460
番外 二	花絮	471

Chapter 01

沦落不过君

江子燕将近而立之年，读到古大流氓的冷门箴言，“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是错的，但一个人的外号绝对不会错”。

这时有人按门铃，她把书轻轻合上，再想起读的时候已经忘了页数，转眸翻到了那句著名以致传诵到有点烂俗的句子，“笑得甜的女人，将来运气都不会太坏。”。

她什么也没说，静等江河入海。

江子燕的运气，向来不坏。

或许经历大难不死，上天赏赐了她残留的后福，权当补偿。

江子燕缓慢地读了三年半，才取得学位，导师向来最喜欢她。

毕业时节，东海岸就业形势奇好，她面试时回答任何问题，冷静又有条不紊，唯独眉宇间有一股清愁，衬着淡色衣衫说不出的动人，像是从明后期工笔画里走出来的遗世独立的人物。

对方欣然允诺实习，给到她比本土同学都好的offer。

身份问题不用担心，早在年初她就拿到了H-1B签证。

所有人都以为她会留美。

12月底的纽约，整个城市依旧像前十一个月那样充满活力。

圣诞装饰尚未撤下，几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和他们养的巨型黑狗，瑟瑟地分吃香肠加曲奇。

温暖公寓外面起着料峭凛冽的寒风，江子燕仔细地锁好门，戴好帽子，挺直背脊，匆匆走过街道。

她身材高挑，二手店里淘来的羊绒大衣垂过膝盖轻柔荡漾，全身被黑色笼罩着，下颌线条有些男性化的硬朗，除了略染芙蓉色般的薄唇外再无其他色彩。她双手插兜，不笑的时候，眉梢、眼睛、嘴唇都透露出一股森然的冷意。

纽约周日下午的天主教堂像区警局，聚集了神色各异又刻意沉默或倾诉的人群。

江子燕挑了教堂中前排的木椅子坐。周围嗡嗡声不息，人们就各自的生活对上帝窃窃私语，直到头顶巨大的管风琴奏起熟悉的轰鸣声，才逐渐安静。

江子燕放缓表情，随着圣歌微微扬起嘴角，她的气场瞬间变了，眼睛带有一种奇异的光彩，面部愉悦放松，又有少许严肃混合落寞的神色。

三年多来，江子燕在他人面前言笑晏晏，却习惯于在这种教徒化的场合里安静地想自己的心事。唯一能真正把她和周边虔诚教徒区别开的是，江子燕指尖懒散握着的并非耳熟能详的《圣经》，那是一本封面磨到破损的繁体古龙小说。

圣歌结束，牧师布道终了，所有人都带着那一丝像是伪装又像是彻悟的微笑从座位上站起来。

在教堂彩色玻璃映射的光辉中，江子燕笑得格外动人。

有黑人修女忍不住走下来问她：“姊妹，你笑得那么开心，是有好事发生？抑或倾听主的启示？”

不，不是。

都不是。

当不知道做什么表情时，索性微笑。言有言灵，借古龙先生的吉言，微笑总有好运气。

乐观的美国人不知，几年前，江子燕的外号是“女阎王”，阴冷孤傲，生人勿扰的眼神、举止，相处初期颇让人害怕。但现在，她不再如此。

昨日深夜，江子燕收到越洋邮件。

“你的打算是什么？”对方于信件末尾问。

整封邮件，三十六个字节，唯一的问号就用在这里。江子燕上移鼠标，发件人邮箱后缀是万年不变的公司地址。三年间，她与他会定期邮件联系。但除此，他没有多打来一通电话或多发来一条短信，大概对她确实厌恶至极。

江子燕任光标在自己眼前跳跃了一会儿，在屏幕第三次黑下来前，她缓慢地敲下“我会回来”四个字，最后点击发送。

一秒都没到，她就收到了回复：

“很好。”

与三年前出国时匆匆忙忙的狼狈模样相比，江子燕回国时反而简单从容。

退房、卖车、清洁旧物、告别友人，江子燕直起腰，随意看着空荡的房间，白色遮光窗帘映衬着对面公寓的防火梯。每一次看纽约的角落，她都毫不怀疑这是自己最挚爱的城市，无法复制又无法模仿。

然而，偏偏没有值得她真正留恋的东西，偌大公寓住了那么久，家

具格局维持刚住进来的模样，她居然疏懒到一盆植物都没有养。

临走前夕，她最后一次来到街角熟悉的教堂。

“我要回去啦。”她坐在忏悔室里突然说了句中文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隔壁的神父疑惑地问道。

江子燕回过神，重新用英语重复一遍。她有着冷淡的双眼，和一把轻柔的嗓音，吐露英文时尾音带些缠绵：“我要回去啦。”

隔壁很快传来神父温和的回应：“那么，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。”

江子燕托运完两个箱子，一路走过机场海关免税店直入机舱。十几个小时里保持冰美人的模样，等飞机落地，她才走到机场卫生间略微梳理。

开始的五分钟里江子燕只是补妆，略微往过于苍白的唇上描点口红，耐心地把紊乱的长发盘整齐。她的五官有些男性化，唯独天生唇红且薄，牵唇一笑，显得说不出的高冷骄傲。

在此过程中，感应水龙头坏了，对着空气突然间就哗哗溅水。旁边拖着地的清洁阿姨，抬头厌烦地盯着她，想走过来又掂量着没有打扰。

江子燕擦净了手，随手从包里拿出记事本，翻开扉页后，里面密密麻麻又潦草地写满同一个名字：何智尧。

她的手指轻轻抚过字迹，内心把这个名字再珍重地念了数遍。她眉心微蹙，露出苦笑，这就是自己全无印象……亲生儿子的名字。

正当这时，手机响起来。

“飞机晚点？”同样低低沉沉，是男子的声音，正是何绍礼。

江子燕几不可闻地呼出一口气，抬头看到镜子里的女人，极有耐性地看着自己。

战争已经重新开始。

于是她学着对方的口气，轻声回答：“马上。”

对方沉默半秒，没继续催促，挂了电话。

取行李的大厅，只剩下自己的行李箱孤零零地躺在托运带上。飞机降落时已经是半夜，接机口围着各路人马，她推着行李车走出来，没怎么费心地就认出一名高大男子的身影。

何绍礼。

这名字就像什么魔咒，和她毫无印象的前半生紧紧缠绕在一起。当初从病床上醒来，各路人马转述她的前半生，那一个糟糕又陌生的故事：寡言沉默又城府极深的女孩，用底层穷姑娘对白马王子不合时宜的热情和独特心机，几近疯狂地追求室友的弟弟何绍礼。

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，她成功了。

江子燕取得何绍礼父母和姐姐的信任，拆散了何绍礼从样貌到家世都般配的青梅竹马的恋情，步步为营，逼迫他与青梅决裂，随后把他灌醉一举怀孕，还使出百般花招成功逼迫何绍礼娶自己。

据说向来脾气极佳的何绍礼被这个女人逼得放了狠话，他怒极反笑：“你讲什么？我娶你？除非你死。”

已经怀有四个月身孕的江子燕一言不发，转身从三楼跳了下去。

像传奇，但比传奇更糟糕的结局，是她没死。不仅没死，肚子里的孩子都命大地保住了。

唯一的后遗症，也只是她失忆了。

江子燕站在原地，远远地望着等待她的何绍礼，机场的灯光像是一桶油漆毫无章法地泼过来。刺鼻气味散去，眼前只剩下强制又冷酷的纯白色。

她还记得自己头痛欲裂地醒来，陌生的人，陌生的世界，陌生的

恶意和窃窃私语，丁点都没有印象的往事。头部的撞击，带来太多后遗症，她在认知、辨识都仍有困难的情况下，接受了保胎治疗，几个月后，懵懂地升级成为母亲，产下一个皱巴巴的婴儿。

最初半年里，江子燕对着日夜啼哭的婴儿，心里的绝望多于母爱。在此期间，那位据说责任感和前途都无量的青年企业家丈夫，何绍礼先生，仅仅在病房出现过一次。

当日，她还在昏昏沉沉地午睡，耳边仿佛听到皮鞋极轻的踩地声。

过了很久，江子燕被嗓中干涸隐隐地渴醒，木然睁开眼，看向旁边的床头柜，却赫然发现床边坐着一人。

她一激灵，就要把手臂上的输液管碰掉，幸好对方眼疾手快地按住。

年轻男子戴着医学口罩遮着口鼻，只露出磊落的眉宇，目睹她醒来亦不动声色，目光复杂，依旧钻研着她苍白的脸，好像此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狼狈的女人。

“子燕姐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他终于开口，喉结在动，因为口罩遮掩带着些许鼻音。

她已经猜出他是谁，迟疑片刻点点头，又略微摇了摇头。

这位名义上的丈夫，她曾经为之疯狂的闹剧男主角终于出现在自己的面前。再过了会儿，他突然说：“你口渴？”

后来，何绍礼扶着她喝了杯半冷不热的水，沉默地看了她一会儿便转身离开。而江子燕亦识趣，过去是场荒唐的梦，她不想再卷入任何闹剧，更下定决心不再打扰他。

偏偏事与愿违。

母亲那时候去世，她因为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赶不回去，是何绍礼出面解决从医院到下葬的所有问题。她不肯把孩子交给何家抚养，

每日苦撑做小脑恢复记忆和恢复肌体的训练，还要照顾小儿黄疸的何智尧。

月嫂换了三名，依旧不满意，江子燕心力交瘁，缺乏奶水，深更半夜给孩子做各种辅食时，不慎把热水洒在整个脚面上。

凌晨四点，何绍礼接到她勉力打来的求助电话后迅速赶来。他亲自收拾好一切，再转身时表情严肃。江子燕脸色煞白，双眼无神，靠在角落里终于站稳。

他看了她片刻，终于开口：“子燕姐，你现在这副样子……”

她勉力集中视线看着他，何绍礼这次前来没有戴口罩，剑眉朗目，但又有一张娃娃脸，一对酒窝和一个极挺的鼻子。

何绍礼顿了顿，斟酌着继续说：“不如你出国休养一段时间，我来照顾这个孩子。”

四下空白。沉默的对峙中，江子燕咬唇望着他。那会儿她整个人瘦到只剩下骨头架子，发如枯草，唇上不再有多少血色，但依旧是冷硬的模样，不笑的时候还有些鬼气森森。

她问：“凭什么？”

他收回目光，换了肯定的语句说：“这样做，对你，对我，对孩子，甚至是对大家都好。”

再后来，何绍礼开始频繁地来她家，帮着照顾婴儿，还日日接送她去疗养。

除此之外，他非常寡言，没有继续提这个话题，显然无声地坚持意见。半个月后，如泥菩萨过江般的女人，终于在婴儿越来越弱的哭泣声中对他做出妥协。

江子燕答应离去的唯一条件，是儿子必须由何绍礼亲手抚养，不可假手他人。

她记得，何绍礼当时眉都不皱就答应了这个条件。

大概，他巴不得她走。

——已经快四年的事情。

非常糟糕的记忆，中间隔着漫长的离别。她丢弃自己的儿子，换来异国他乡里平静的生活。失忆前的江子燕难得一笑。现在的她，不，江子燕开始喜欢笑。像三年来每天服用药物一样，江子燕每天对着镜子挤出微笑，每天化妆，练习乖巧。在语言不通的国家，江子燕学会未语先笑，指望那笑容为冷峻容颜添上些人情味。

有志者事竟成，她果然养成良好习惯。

就像此刻，江子燕带些笑意，推着行李车，手指发白，一步一步走向远处的父子。只是，她不确定这笑容对这个陌生的小丈夫是否管用。

假如，他真那么恨她，为什么还默许她回来。

何绍礼依旧耐心地等待，他耐心一直很好，正想再低头看表，耳朵却被儿子揪住来回搓揉，小孩子手没个轻重，略有些疼。何绍礼也不阻止，猝然间低下脖颈，骑在他肩上的小男孩立刻失去重心向前倒栽下来，男人好整以暇地伸出双臂准备牢牢接住调皮鬼。

这是他们父子间惯常玩的小游戏，然而孩子掉落的瞬间，他的手臂一紧，有人先他一步接过了孩子。

何绍礼抬眸看去，第一眼仍然是江子燕的乌发。

别的女孩的发色在阳光直射下都发青发黄，唯独她有一头接近漆色的乌发，接受强光考验，又直又顺，还非常浓郁，漆黑到如同冬宫旁的那条静谧的涅瓦河，映衬着不苟言笑的五官，在极寒冷风下又涵着令人惧怕的水波。

江子燕是一个由蓝莲花和水泥混合而揉成的冰美人。那时候何绍礼的朋友总议论她的打扮似兵马俑般无趣，还暗地里拿她名字打趣，谁家燕子乌鸦般黑。所有人都承认她气质无双，但见识过江子燕那些

软软硬硬的手段和他自始至终的沉默后，也就没人再评论她的容颜。

时至今日，她的脸在太多次回忆里反而平淡无奇，但令何绍礼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发色，极纯的黑色。

和如今的她一模一样。

这个……失忆“女阎王”回来了，嗯。他不由习惯性地摸了摸鼻子，玩味地想：胖子的亲妈回来了，自己的无聊日子是到头了，还是又开始了？

此刻的江子燕却没有关注何绍礼，专注地盯着眼前的小人儿。

她怀里抱着的小男孩自然是何智尧，她的亲生骨肉。江子燕微微颤抖着，忍住胸膛里的感情对儿子露出个微笑，但又感到确实缺乏母子间的心有灵犀。掩藏在平静、深切的思念后的，是今日见到他后，她的第一感觉……沉。

纵然何绍礼每月都会定时传来儿子的照片或视频，但镜头好像掩饰了不少真相。江子燕对何智尧的最后印象，依旧停留在那个只会在她怀里哭着流鼻涕、皱鼻子的瘦弱婴童，而不是这个胖乎乎的男孩。这三年，她在教堂活动偶尔也照顾过小孩子，以国外的标准来看，刚刚坐在何绍礼肩上的男孩也属于体重略超标的行列。

眼前这名大珍珠般圆润的小朋友，同样感到诧异。

他记得上一刻自己还在爸爸的肩膀上玩闹，此刻晕头被陌生人抱着，乌黑的眼睛迷惑地看着眼前的年轻女人，过了几秒钟，咧嘴像是准备哭。

“不准哭！”

“不要哭哦。”

两个成年人异口同声地制止孩子，纷纷愣住。

何绍礼只是望了她一眼，江子燕话一出口就后悔了，耳朵后方迅

速烧起来。怀中的小男孩倒是要哭不哭地拧着脸，没吭声，依旧从她怀里伸出胖手急着让爸爸抱。

江子燕镇定心神，略微思索就打算把孩子还回去，但抬头的瞬间，仿佛看到何绍礼脸颊若隐若现地显出酒窝。她来不及细看，他已经率先接过她手里的行李车，迈开长腿往前推。

“先帮我抱着他。”

江子燕一怔，内心那练习了无数遍的打招呼底稿暂且咽在肚子里，犹豫几秒，何绍礼已经走远，她只得托住小男孩紧紧地跟上。

停车场在地下三层，路程漫长，何智尧像一锭藏在怀里的巨型银子——沉，挣扎又暖烘烘。

江子燕的手臂很快发酸，她咬牙几次，刚开始双手抱着孩子的屁股，后来揽着孩子的小胖腿，到最后索性不雅观地用肩膀扛着孩子。

小男孩最初被爸爸抛下，惊吓中坚持不让她碰，后来被颠得七荤八素的时候，也只能委屈地搂住她的脖子。他的身子一直下滑，大概察觉这个陌生女人的瘦弱臂力比较不可信，生怕摔下去，连忙搂得更紧。江子燕本就要三步并作两步才能跟上何绍礼的脚步，此刻被小男孩稚嫩但顽强的圆手臂死缠住喉咙，整个人被勒得喘不上气。

“尧宝你松开一些，不然我追不上他啦。”她咳嗽着低声说，又忍不住笑了，“我不会摔到你。”

何智尧没搭理她，那双眼焦急地看着前方何绍礼的背影。

江子燕无法，只得继续前行。

这番疾走让她活生生在冬天里闷出热汗，等她终于气喘吁吁地来到车里松了口气，却又被何绍礼赶下去，示意后面有儿童座椅。

她不由挑眉，想如果这是下马威，倒确实出乎意料。幸好面皮早就厚了几尺，她居然神色不动，等把亲儿子五花大绑在安全座椅上后，左右看了半天，试探着问：“我这样捆他对吗？”

何绍礼放置好行李，从另一侧探头过来拉下了什么，点了点头。

江子燕坐上车后，略微平定着气息。

她回想着他刚才对自己的称呼，是子燕姐。

好难听的名字，但这何绍礼比她足足小四岁，称呼她为姐姐并不奇怪。江子燕侧头多瞧了他几眼，这张俊朗面孔，从不皱眉，男人中极少有生得这样好的。更难得五官也不显凉薄，有点像唐人街路边卖的二郎神贴画，挡不住的神采。

江子燕收回目光，仅凭外貌，何绍礼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，不怪曾经的自己对这样的人物死缠烂打。他几年前的言谈举止就已经平稳，如今半点多余情绪也瞧不出来。

江子燕耐心地等待了会儿，主动开口打招呼：“好久不见。”

何绍礼像听了个不好笑的笑话般，应付地抿了抿嘴，没动声色地说：“子燕姐，欢迎你回国。”

他显然也在同样仔细地打量她。

江子燕隐隐觉得浑身如被针刺，面上不显，只能轻声说：“谢谢你今天来接我。”

何绍礼再笑了笑，这次他什么都没有回答，转过头开始打方向盘。

两人寒暄的第一关算是过了。江子燕松了口气。她沉默地系自己的安全带的时候，从后视镜里和正好奇地盯着自己的小男孩——何智尧小朋友对视。

何智尧倒是不怕生，歪头审视她。

这小男孩，和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，倒是应了句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。何智尧从眉到鼻，都是何绍礼的翻版，远远地望去眼睛里黑灵灵的一片，粗略看去完全没有半点像她的地方。

三年间，每次一想到这个儿子，江子燕就独自去教堂里静坐。可是如今，何智尧真正出现在眼前，她居然不敢多看。在飞机上千百次想过和儿子相见的场景，等真的见面了，比起愧疚、辛酸，更多的反而是一种无措，甚至觉得自己带了身沮丧劲儿。

仅仅见了何智尧那么一会儿，江子燕就隐约感觉出什么怪异，好像是哪个地方不太对劲，别别扭扭的，说不好是哪儿。

旁边的何绍礼沉默地开车，用余光不动声色地打量她，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——这位江学姐这次回来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不同了。

何绍礼这么想的时候，看到她把目光从后座的何智尧身上收回来，堪堪落到自己脸上，显然是下定决心先应付他。

几乎对上目光，江子燕对他露出一个春风三月般的笑意。

“对不起，绍礼，当时订机票没考虑那么多，忽略了接机时间这么晚。让你久等，是我的失误。”

神色满当当都是歉意，也不是装的。她登机前五分钟才收到短信，确实没想到何绍礼居然肯来接自己，还带着何智尧来。

何绍礼扶着方向盘，一时间简直以为，自己在夜路中看花了眼。

这般和气的笑容，包括这句服软的话，哪里是曾经面无表情居多的江子燕能够说出来、做出来的？

他忽而问：“你还没有恢复记忆吧？”

江子燕的笑容，略微僵在嘴脸。

何绍礼从这个角度望过去，也能清晰地看到她态度里的刻意亲昵，迅速淡下去。这“女阎王”生起气来还是那德行，紧抿着唇，眸色深深。但比起露出陌生客套微笑的江子燕，还是习惯性露出这副生人勿近的表情，更让人熟悉。